

夏令营历险记



(德) Stefan Wolf 著
王燕生 审校
赵远方 译


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「人物介绍」



彼得·卡斯腾

彼得是TKKG侦探小组的头儿。为什么他们这个小组叫“TKKG”呢？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德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拼到一起正好是TKKG。彼得十三岁，是9年级b班的住校生，长着一头褐色的鬈发，脸总是晒得黑黑的。他是一个顶刮刮的运动健将，特别擅长柔道、排球和田径。他父亲六年前不幸去世。母亲挣钱不多，但宁肯自己省吃俭用，也要供儿子上学读书。彼得用他那优异的学习成绩来回报妈妈。另外，哪儿需要帮助，哪儿就少不了他。凡有不公正的地方，他都要去打抱不平。

卡尔·菲尔斯坦

卡尔和彼得一样，也在9年级b班读书。但他不在学校寄宿，而是住在城里的家中。卡尔从他当数学教授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惊人的记忆力，因而绰号叫“电脑”。遗憾的是，打斗时记忆力可帮不上他的忙，那时候最好是肌肉发达，而他却长得又高又瘦，一点儿力气也没有。所以，一遇到这种情况，他只能躲在后边，用他的大脑作武器——但他从来不是胆小鬼。一激动就要擦眼镜，这是他的毛病。



【人物介绍】



维利·绍尔里希

维利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小家伙。如果他不这么爱吃零食的话，人们对他是无可指责的。只吃一板巧克力吧——那可解不了馋，最好吃两板、三板甚至五板，结果我们的维利·绍尔里希就变得越来越胖，叫他“胖墩儿”一点儿也不委屈。他和彼得在同一班读书，住同一间宿舍，心里天天盼望能像彼德那样高大健壮。胖墩儿的父母非常有钱，他们开着一家巧克力工厂，但是小家伙还是觉得住在学校里快活。

佳碧·格罗克纳

佳碧一头金发，碧蓝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非常漂亮。但她一点儿也不因此自命不凡，相反，几个男孩子那些开玩笑捉弄人的事，都少不了她。她也在9年级b班，但是住在家里。她爸爸是刑警队长。佳碧是个游泳健将，英语成绩也是全班第一。她非常喜欢动物，见着狗就让它伸出爪子，因而得了个外号“小爪子”。她与那条长耳朵矮脚西班牙小狗形影不离，遗憾的是，这条狗的一只眼睛瞎了。但是它什么都闻得见，特别是烤鸡。



目录

- 1 小偷风波.....(1)
- 2 孤屋鬼影.....(40)
- 3 恐吓信之谜(79)
- 4 黑衫党(116)
- 5 生死之际.....(158)



1 小偷风波

火车在飞驰，汽笛在尖叫。从车厢向外望去，电线杆在窗外一闪而过。砖红色的扳道工小房前站着一群孩子，冲着奔跑的列车不停地挥手。

火车上，靠窗坐着的佳碧也向他们挥手致意。坐在她旁边的卡尔不安地在座位上摇来晃去，他已经是第三次看表了。

“我们马上就该到了。”他大声喊道。

彼得点点头。他坐在佳碧对面，伸着一双运动员的长腿，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平川。近处，母牛在繁茂的草地上吃草。远方，在蓝灰色的天空与地平线相接处，那一定是海了：北海。

坐在彼得旁边的胖墩儿忽然站了起来。

“天哪，你们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？”他看着 TKKG 的伙伴们，“如果我们到营地太晚的话



——那儿的人一定已经吃过晚饭了，那……”这可怕的想法竟让他一时说不出话来，“那……那我们就什么也吃不到了。没有晚饭！这么长时间的旅途劳累后竟没有饭吃。”

“安静一点！”彼得说，“在营地我们肯定不会挨饿的。那儿的人知道，海边的空气让人胃口大开，你就是狼吞虎咽也没人管你。”

佳碧和卡尔笑了。胖墩儿对这个讽刺也善意地笑了。他这个贪吃鬼，还需要海边的空气来开胃，实在是笑话。

“我太激动了！”佳碧说，“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度假，而且去的是紧靠北海专为青少年准备的营地。棒死了！我们要谢谢卡尔！”

她跳了起来。她那只黑白花的西班牙长毛小狗奥斯卡也立即抬起了头。它刚才还躺在她的脚边睡觉，但是现在女主人的激动也感染了它。

佳碧从行李架上拿下她的挎包，取出一把大梳子，梳理她金黄色的头发。男孩子们斜着眼瞅着她，每个人心里都在想：即使在整个营地她也会是最漂亮的。在哪儿她都是最漂亮的。

一声刺耳的汽笛，火车明显地减慢了速度，现在开始拐弯了。

彼得将头贴在窗玻璃上向外望去。快到了！他看到了北海浴场的第一排房子，看到了站台和候车的旅客。

“伙伴们，伟大的时刻就要来临了。红地毯已经铺好，乐队也准备好了，总之一句话，人们



知道，我们来了。”

伙伴们都笑了。因为除了营地的负责人外，没人知道他们的到来。

他们立刻行动起来，把行李、包裹和背包从行李架上取下来，给奥斯卡系上皮带。彼得为佳碧扛着行李，看起来像一个苦力，但是他毫不费劲——他像熊一般健壮，况且为了佳碧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佳碧要照顾奥斯卡，奥斯卡已经急不可耐地想走了。

火车驶进了站台，响起了刹车声，紧接着车轮便缓缓停了下来。

四个伙伴从过道挤向车门。扩音器里正播放着列车下次的发车时间。胖墩儿不小心踩到了奥斯卡的爪子上，它叫了起来。佳碧用肘捅了捅胖墩儿的腰部，他赶紧向她道歉，当然还得向奥斯卡道歉。

满怀怀着期望和对快乐的营地生活的憧憬，TKKG 的四个亲密伙伴下了火车。

彼得在他七月四日的日记中写道：

昨天晚上我们到达了 T 城。这地方棒极了——有一个真正的海滨浴场。营地离浴场不远，骑车十五分钟就到了。这儿出租自行车，我们当然马上就每人租了一辆。我们的营地有十二所房子，坐落在一片草地上，在一片小树林后面。我们闻得到海的气息，夜晚也能听到海的声音。但是要想看那无边无际的大海，我们得爬到大堤





上。

卡尔、胖墩儿和我同住一个房间，房间里有三张行军床，它们做蹦蹦床正合适，还有三个狭小的柜子。佳碧跟另外两个小女孩睡在楼上——一个十岁，一个十一岁。奥斯卡也被允许呆在房间里，它是营地里惟一的一只狗。

营地里所有的房间都被占满了，有二百多个青少年要在这里度暑假。每一所房子都有一个管理员，我们的管理员是一名大学生，留有拉斯普林^①那样浓密的胡子，看起来总像没吃饱似的。他叫京特·贝格，我们背后都叫他拉斯普林。



我们在公共食堂吃饭。饭前，每个房间出两个人，推着小车去食堂为大家取食物。我们已经

① 拉斯普林：俄国人，沙皇二世时期的冒险家。



感觉到，海边的空气确实让人食欲大振。胖墩儿吃起来自然一个顶三个，佳碧有点儿担心保持不住她苗条的身材。有句话我真想说出来：像她那样漂亮，即使长胖一点儿也无关紧要。

卡尔负担我们这次旅行的全部费用。这是他最近参加一个大型有奖竞赛赢来的。我当然不会忘记他的，佳碧和胖墩儿也同样感激他。但他对此一个字也不想听，而且谁一提起来，他就会堵上耳朵。他真够朋友。

这是我们四个第一次在一起共度暑假。这将是一段快乐的时光。

对了，还有天气：有一点儿凉，刚刚下过雨。对于海滨——我们这样称呼大堤前的浅滩，我们还一无所知。我们过两天会去那儿。

“这儿看来什么都有，”彼得说，“甚至还有一个商店，我们要进去吗？”

彼得·卡斯腾停下车，一只脚踩在人行道的边沿上。几个月前他刚满十三岁。他有一头黑色的鬈发和晒得黝黑的皮肤。在学校他以超级运动员著称——特别是柔道和排球。另外，他的数学也特别棒。其他三个人一直心悦诚服地拥他为头儿，而他也从不自以为了不起。他喜欢参与，喜欢冒险，如果遇到什么不平事，他从不退缩胆怯。

“商店里很可能有巧克力，”胖墩儿说，“说不定还是特价呢。我一定得买点儿，在这儿





人都要饿死了。”

被称作胖墩儿的维利·绍尔里希，马上想到了巧克力，这正是他的典型作风。他是一个富有的巧克力厂老板的儿子，爱巧克力胜于一切。他长得也像他的外号一样：圆圆的，敦敦实实的，他那长满雀斑的小胖脸也与此十分相配。其实除了贪吃的毛病，他是一个很可爱的男孩儿。为了他的三个伙伴，他甚至可以赴汤蹈火。

卡尔笑了：“我想知道你要买哪种巧克力，是你爸爸工厂的呢，还是他的竞争对手的？”他咳了一下，吐出一只飞进他嘴里的小飞虫。

卡尔·菲尔斯坦，外号“电脑”，瘦高个，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。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，简直可以跟电脑相提并论——这也是他外号的起因。

“我们的巧克力是最棒的，”胖墩儿生气地说，“像我这样的行家都会这么说。对吧，佳碧？”

“这我可不知道。”佳碧·格罗克纳对着她那金黄色的刘海儿吹了口气——刘海儿几乎遮住了她的眼睛。她那双蓝蓝的眼睛，你想多蓝，就有多蓝，再加上黑黑的睫毛和一张美丽如画的脸蛋儿，没有人会否认她是个漂亮的姑娘。今天她将长发扎成了一个马尾巴。

彼得沿街望去。虽然这个地方只有八千居民，可就像大城市一样热闹繁华。现在正是旅游旺季，旅馆中挤满了旅游者，咖啡馆里也要抢座



位。大街后面是步行区，上百人在那儿悠闲地散着步，谁也没有因为那团正向这儿移来的黑色积雨云而变得步履匆匆。

佳碧用绳牵着她那黑白花的西班牙长毛小狗。奥斯卡发现了一只小猎狗，想同它打个招呼。但那只小猎狗跟它的女主人一起进了商店，转眼就看不见了。

卡尔自愿留下来看车，其他三个人进了商店。他们到各个柜台转转，又乘电梯一直到了四楼。为了防止奥斯卡的爪子被电梯夹伤，彼得一直将它抱在手上。胖墩儿已经买到了巧克力：二十板，相对他的需求来说，这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储备而已。

佳碧和彼得在另一个柜台，胖墩儿向他们那边走过去。他的桔红色风衣用带子紧紧地系着，拉链一直拉到脖子上，风衣下面拱出了一个圆鼓鼓的肚子。

“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？”彼得说。

“那个纸袋破了，”胖墩儿说，“我只好把巧克力塞到风衣下面。”

“那你怎么骑车？”

“不会碍事的。”

“但是巧克力遇热会变软的，”佳碧笑嘻嘻地说，“你带回去的就只能是粘糊糊了。”

“我还有勺子呢。”胖墩儿也笑嘻嘻地回敬她。

他们慢慢地穿过人群朝出口挤去。他们把奥



斯卡夹在中间，以免有人踩到它的爪子。它痛苦的呜咽，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，也会心软的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对于他们三个来说，无异于晴天霹雳。

两个男人突然挤到胖墩儿旁边，铁钳般的手从后面抓住了胖墩儿的肩膀。

“站住！”其中一个命令道，他朝另外一个小声说：“就是他，肯定是他。”

胖墩儿转过身来，惊讶地看着他们两个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偷了我们店里的东西。”两人中较年轻的那个说，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，脖子上长了一个脓疱，“快点儿跟我们到办公室去。快点儿！不然我们要报警了。”

胖墩儿的嘴张得大大的，好像正准备吃烤乳鸽似的。“偷东西？在你们这儿……你们疯了吗？”这句话他差点儿说出来，但他克制住自己，“先生们，我没有偷东西，这肯定是一个误会。”

“你去不去？不然……”现在另一个矮胖子开口了，他胸前的徽章上刻着他的名字。他站在胖墩儿面前，摆出一副威胁人的架式。

“请等一下，”彼得挤上前去，他几乎比那两个人高出半头，“我们是一起儿的。先生们，你们的误会很快就会解释清楚的，因为这种指责很可笑。我的朋友维利·绍尔里希不会偷东西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偷东西。你们不应该在

这儿如此鲁莽地大吵大嚷，不然过后你们即使道歉，也很难收拾这局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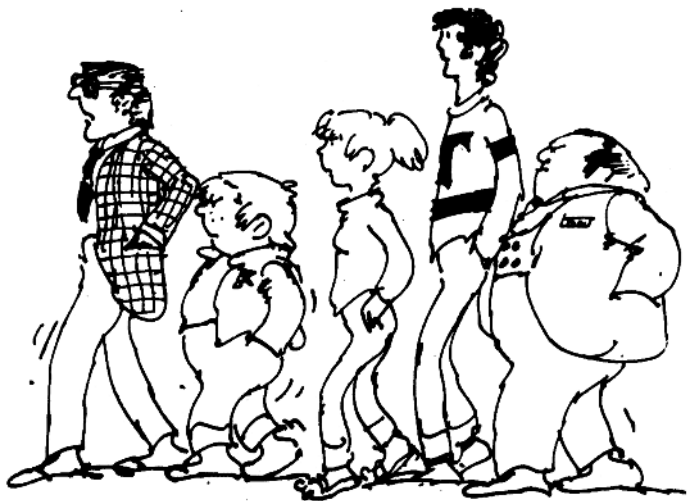
那两个人盯着他。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，他们生气了。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那个年轻的问。

“我们要在这儿谈吗？”彼得说，“在你们的办公室里肯定会舒服一点儿。”

几个站在附近看见此事的顾客笑了。

“别弄出乱子来！”那个年轻的对他的同伴小声说，“你呆在他们身后，别让他们溜了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向前走，其他的人跟在他后边。

办公室甚至还没有营地的卧室大，陈设也很简单。





“宽边眼镜”马上坐到了办公桌后面，开始搔他的脓疱。

那个矮胖子则站在门边——很明显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走。屋里静悄悄的，令人觉得很不舒服。

“请你们快一点！我们不想浪费时间。”彼得说，他有点生气了。

“说话别这么冲！待会儿你就老实了。”

“宽边眼镜”说，“你是同案犯，对不对？等着看吧，我们准能查出什么东西。”他用干瘪的食指指着胖墩儿，“他曾在甜食部偷了巧克力，只是他溜得很快，当时的营业员奥尔森没能抓住他。他马上就来指认小偷，他肯定会认出他就是那个小偷。对不对，嗯？现在把你的夹克脱了！你在那儿掖了什么东西！我看像是巧克力盒。”

胖墩儿解开拉链。一盒一盒地将巧克力放到桌上。有一盒掉到了地板上，胖墩儿把它捡了起来。他把巧克力摆成两堆以后便退了回来。

“二十盒。这是我花十九马克买的。因为这种巧克力比其他地方的要便宜一些，是我爸爸的工厂，绍尔里希公司生产的，这只是顺便说说。我再说一遍：我没有偷东西。”

“那发票呢？”“宽边眼镜”有点儿激动。

“弄丢了！”胖墩儿冷静下来，“袋子撕裂了，所以我只好把巧克力都塞在夹克下面。那袋子我放到二楼的柜台上了，好像是一个卖套头衫的柜台，发票就在里面。”



“哈哈!”“宽边眼镜”冷笑着。

那矮胖子也咯咯地笑起来,就好像他打了一个大嗝儿,足有五级风力。

“你就是那小偷!”“宽边眼镜”想用食指戳胖墩儿,但没有够着,“这是第五次,这之前你还偷过表、照相机、邮票和鳄鱼皮钱包。”

胖墩儿说:“这些东西都是我从你们这儿偷的?”

“废话!都是从我们这儿偷的。”

“今天?”

“不,是上一周。你别装傻了,你……”

他的话被打断了,胖墩儿也没来得及向他们俩解释,自己昨天晚上才刚到此地。一个人走了进来,那个矮胖子称他为奥尔森。

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年人,不过斜视得很厉害,只得用一副眼镜来遮掩。他愤怒地扫射了一下周围的人,接着他的目光便集中到了胖墩儿身上。

“夹克是一样的,菲尔豪斯先生,”奥尔森说,“但不是这个男孩,他的巧克力付了钱。那个小偷还要高一些,也没这么胖。”

菲尔豪斯先生,也就是“宽边眼镜”,放下了摸脓疱的手,露出一副傻乎乎的表情:“你肯定吗,奥尔森?”

“当然,我眼力很好,认得出每一个见过的人。”

“嗯,”菲尔豪斯严厉地盯着胖墩儿,“但